

石林居士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詩一

赴鎮建康過涼台呈劉季高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卞山示僧宗義

重九叅議馬君携詩相過因次其韻

精舍

獨醒居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光宗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荅激仲

再荅

又荅

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宗

游清涼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

弟舊名光宗諱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

而棄家祝髮云

張暘叔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

次韵馬叅議同游蔣山

再次韵

三次韵

四次韵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次韵再答子因

蔡子因用前韵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寄徐光宗諱立

陳子高稱宮浙東戲寄

戲示幕客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聞邊報示諸將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詩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叅議從辟劉太保

次韵馬叅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

江來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  
慨然寫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  
解汲水導注之

為山亭移植冬青成陰

小飲示幕府

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

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聽莫撫幹彈琴

送沈傳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韻程伯禹贈趙朝請

次韻程伯禹時字韻

送表弟晁公耄治海帥幕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再賦

觀化堂編校舊書

憶朱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卧

七夕

送王陞婦知果州

祈雨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

上

東園作草堂新成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光宗立相過

同光宗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

晚過草堂寺周顯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

章思召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光宗立

為山亭晚卧

次韵方仁聲惠文編

戲方仁聲四絕句

次韵馬叅謀蔣山開堂飯素

諸幕府見和復荅二首

次韵馬叅謀新作山亭

方叅議用前韵記嘗過余石林次韵荅  
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銘

賜硯銘

新坑端石硯銘

晁激仲琴硯銘

二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圖贊

法眼禪師真贊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皇吹簫圖後

書鄒氏志

欽宗增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書唐李弼告後闕

書唐李氏告後闕

論

蘇秦論闕

范增論闕

續養生論上闕

續養生論中闕

續養生論下闕

序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絢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謝晴寶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雪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謝雨寶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顯老贈太保焚黃文

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傳宣撫問茶藥表

謝元宮觀不允降詔表

賀天申節表

謝太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賀皇太后丹寶禮成表

謝太禮加封食邑表

謝奏陳金賊退款降詔獎諭表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賀天申節表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學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卷第六

劄子

賀天申節表

賀大朝會表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有任狀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回徽州曾侍郎啓

賀宣用汪相公啓

回霍經制啓

賀江相公建節啓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回王正字啓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回吉州王舍人啓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回信州劉侍郎啓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賀張少師奏捷啓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卷第八

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曾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權貨務書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答王從一教授書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荅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劔笑  
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  
見下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高再新城  
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荅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劔笑  
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  
見下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時

高再新城  
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遙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驃騎營。  
莫作揚州貴人看，箭聲聊聽餓鴉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  
犬羊可有中原地，熊虎空高大將旗。  
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  
白頭再啓征西將，深媿甘棠咏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  
千門萬戶照天闕，二水三山非故廬。  
談笑定誰能却敵，哀憤真

自笑非夫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趣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欲漸清，離宮雙闕照層城。  
不驚巷陌銅駝沒，自愧兒童竹馬迎。  
哀謝巨堪仍簿領，病慵久已廢杯行。  
三山不動湖頭過，一江流自不平。

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

鄴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遍閱三行闕。

余自維揚臨安

及今凡三至駐蹕之地

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

柴車空撫兩朱輪

送模歸下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

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  
說家僮挾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鷄犬問訊窮  
曲折此生豈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  
州鐵江東鎮八州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慙慙報松  
竹吾豈成久別多

端居探幽竒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  
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或遺

勝踐巢成輒棄去我豈秋社燕

築南山絕頂亭為基垂成而來

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屢轉杖

藜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梁子粗免污宗欽

同誇官居無多戀暫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

良已素義禪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欽岑久

斷俗子路聊持山中節為我主倡務封陞際湖海  
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  
神登北山參議馬君獨不出攜詩相過  
因言石林之勝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閒勝事漫同談  
栗里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  
真有舊班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光宗濟祀子

權為松菊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  
返今歲郡齋獨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

寄光宗濟子權時皆在湖州

地道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閑  
誰共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  
得舊相看閉關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瓦官世傳

顧凱之畫維摩像  
此間瓦官寺本也

郡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  
廬豈不有華屋旌旗拱王都幾冠坐清旦百吏前  
走趨而我麋鹿姿儼然若囚拘忽看北山岑突兀  
當坐隅歡言顧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槿籬間層  
巒儼相扶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少年四方志  
顧眄略九區衰慵一如此畢願終田閭拙艱固應  
爾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菟被  
廬追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余以請官祠去官浩歌記土  
風誰能和且趨自笑良已隘真成楸株拘聊云效  
知止未敢傷廉隅茲山閱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  
千里目筇杖尚堪扶但愁見中原驚心愴嗟吁何  
由返吾室小徑遵芋區未用懷遠遊蒼忙賦三閭  
明當秣吾馬解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屏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株，因  
植之庭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稍看砒兀雲  
峰出。便有檀欒桂英宗諱同幽絕境，自知難遽忘。竒蹤  
爭在，獨能留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擬伸眉一散愁。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凜凜辭鋒未可當。伴我何辭共  
戎馬，憐君聊欲濯糟漿。激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辟殘年落寞風

塵際永夜，從容燈燭光。祇恐扁舟吾欲去，病慵無  
意薄淮陽。

次韻答激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  
三窟，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葉夜寒霜。  
月落飛光十年情話，何由盡我亦傷心。嘆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雁相追不亂行。但近陶廬在

松徑不辭楚酒醉椒盤交情老栢寒方見妙語靈  
珠夜有光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荅

家聲合繼紫微郎

晁氏自文元文莊皆嘗歷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云

不獨詩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淹幕府中原喜氣望  
壺漿頗聞時論憐衰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輜  
川期後約彈冠知不借王陽

閱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椎牛饗士隘轅門校老兵間強自論稍喜並邊無  
牧馬却慙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  
能報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丘園

雨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關傲初寒坐聽風雨  
交燈火微暗淡松篁雜蕭梢一枝寄宿鳥自許無  
傾巢我非乘桴翁詎敢辭繫匏竭來亦何事大似  
從僧包忽聞報嚴更鼓鐘亂鈺鐃慨然念故棲此



地寧久拋君知芥舟微但可浮杯坳去矣無更疑  
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諱宗

游清涼覽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留故  
處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暮獨  
東去登臨欲弔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蓐食  
穿沮洳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

志聊自恕他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為笑頽然  
已飽安用飫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鴈過高城疆陲無復戍  
已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閤夜長刁  
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禪閉戶便能忘

履迹炷香時自續  
爐烟辭家屈指驚  
三月撫事關心愴  
十年漫展殘書亦  
安用可能猶欲絕  
韋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  
略不齊嵌空抱竒  
秀上有凌雲梯小  
屋八九間茅簷散  
辭低所欣面勢好  
老稚通扶携密竹  
轉脩徑老松故成  
蹊仲冬景氣肅碧  
草猶萋仰視天宇  
大四觀渺回溪徐  
行信足力未畏成  
顛躋用意各有適  
孰云無町畦平生  
幾濡首

末路多噬臍不作  
巢幕燕肯從觸藩  
羝胡為濫麾鉞坐  
聽鳴鼓擊外物委  
蟲臂全生思馬蹄  
可能三徑草歸路  
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憲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閑  
本長虛超然適有  
契天地良有餘頌  
念彭澤老所懷常  
晏如南憲僅幾何  
盤薄萬古初束帶  
悟已往世紛便能  
踈懸知千載情共  
有三間廬杜子老  
不遇買田賦歸歟  
西山鬱攬空江

山繞故墟衙門閉松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  
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

弟舊名

光宗諱

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

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豪  
芒古來惟仁者有勇故莫敢根也自多慾此心焉  
得剛相君抱壯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倩屢折

終堂、子居真俗問袖手每在傍十載復相見掛  
帆上瀟湘我居卞峰顛萬仞凌穹蒼何時一茅屋  
共結兩道場

山間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與客  
飲花下今年郡廨獨坐十四夜張暘叔  
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  
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

峰立下有十畝幽人家年、春歸不暇省但掃雪  
徑尋寒葩老夫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  
杯起步遍空谷破屋歸卧暎朝霞陪都復來亦何  
有凜々殺氣浮高牙重關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  
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金盃酒餘雄誇神州  
陸沉近歸我漢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料  
忍復更聽漁陽柁

次韻馬叅議同游蔣山

華屋驚隨劫火飛江山空自繞邦圻靈蹤可便超  
千載妙解誰從寄一微著屐尚堪窮碧落據床聊  
伴俯清輝追尋會識關心處未恠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顏垣敗屋落花飛草、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輸  
綠淨不知風景轉清微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  
傳鳳覽輝女几自無平賊意坐來休笑久忘歸

三次韻

荒林寂、鳥飛、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  
洪莽暮寒猶作雨霏微談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端  
知玉有輝問取塔中黃面老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雨壓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  
誰到蕭寺庭荒迹已微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  
閣舊相輝令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  
無禁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却憐韓令功  
如許不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躍心  
能喜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子因約同居誓  
上歸山我已辦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

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因

人事紛々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拚瓠落真  
何用那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未陳無別社江山李  
郭有同舟若為便覓茗溪路六月明珠剝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早時物望冠陳留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謨後晚悟禪心更不流  
安用前身真阮籍頃有方士言子因為阮籍後身久知此道得

孫休千年會有歸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邂逅一  
菴隨地有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到上留稍欣群盜障橫流三時舊業終  
應在萬里長征亦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纊壯圖何  
用決焚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  
舊俗山河自亦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

封有策勳橫梨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百葉細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  
相並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光宗

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

卞山舊居因寄

嵇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裕如錦帳不妨游  
省戶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澗水青雲上夾道輕

陰落絮餘亦記舊游聊待我未須摧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  
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  
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材關中豈是穰  
侯物浪怕諸侯客子來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  
笑語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  
杯漫幾巡賈傅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挿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筭無  
遺策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  
使汝爭疆將軍剩有封侯印盡掃無令一鏃亡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慙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  
何得漢將征遠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以憐河  
洛汚羶腥書生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劫盟

講和余數  
言其不然

始議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烟重来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  
平耳王事那辭數不然轉餉未應勞木馬摧鋒猶



或要戈船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時

虜遣馬陵思  
謨末請和

聞兀术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狂首屢憤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廬時張韓兩軍  
治師甚肅士

極賈快飲勿辭金鑿落先聲須破鐵浮圖虜將下  
親兵皆

精練號趨官爾自疲千里虜遣師往來國中  
趨官日行數百里飛

將吾寧較一夫試向八公山上望當關何用守濡

須壽闢為江淮襟  
喉曹操先得之故軍每至  
濡須東晉能保有故謝玄有淝水之捷云

###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聞

鶴唳蒼山從古自龍蟠鬢毛盡空看鏡髀肉銷來

尚據鞍折箠不能答點虜遺 猶有漢衣冠

###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

兵廢簡鉛黃暗馳囊赤白驚褒衣聊自喜時見魯

諸生

送馬叅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稍喜犬羊從  
絕塞即聞貔虎靜中州先聲早已傳推轂婉畫聊  
煩佐運籌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韻馬叅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難攀秣馬前驅矢石間折木舊津吞  
朔易神都新令懍寘顏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  
辭冒百艱束縛會看擒頡利仄釘何待執戎蠻清

談一笑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刪緩帶且從黃老  
裁冠行奉紫宸班分攜生歎虛縣榻老病懷歸祇  
故山它日小舟能過我萬峰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誠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群盜翦荆榛孰知賈傳傾  
多士但說番禺得遠民痛飲千鍾應可強傳書一  
紙未能頻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咏白蘋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齊厨何用須  
佳釀莫遣征南誤自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洶回流他時譽賊真  
非策此日摧鋒盍有謀天陰漫能憑故國陸沉端  
復恨神州將軍競綰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隔天區壯士何人是破奴一日頓傳三  
節度

是日聞陝西王帥並建節

十年空鬪五單于坐談激烈心

猶在疲俗彫殘喘未蘇安得倉箱盈百萬少令天  
下足軍儲

秋高中戒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伐謀傳箭猶聞聚  
蜂蟻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  
吞長敵喉快使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遙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

誰敵捷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  
見靜王城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

江來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

然寫懷

松江浪靜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雁久  
未到坐想白鷗增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  
我真逃盟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

來鐵馬暗江北中流疊致雲濤傾樓船千萬下采  
石旗燾滅沒天戈橫書生事業今乃爾授鉞孰敢  
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  
天子民父母大度未忍鑿竒兵澶淵一矢安五世  
明日儻或傳諸營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六告捷喜成口號

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

去九虎將軍亦漫為

賊將龍虎輔國等將軍皆其用事貴酋

面內

疲民元不改

拓鼻之捷驅虜之

從中勝筭自無遺

賊自

兵過淮凡指授諸將盡從中出

臨軒想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

墀

虵豕何知闕近垆且欣鏖戰掃羶腥寄聲急走破

羌帖歸路還經征虜亭多難兵間頭更白

光事見放

懷物外眼終青花殘不負巖邊約更看前焚老上

庭

老上龍庭匈奴地名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

斛汲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

雨過却疑驚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

須去拍天索寞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鋤年來繞屋亦扶踈客來但愛清

陰好不見幽人磻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  
城緬想豺與虎行當築鯨鯢傳車日邊來風當走

天聲

連日中遣主人齋金帛犒師者經過

黃旗三面至捷奏紛、橫

天險限南北長江正東傾諸君亦良苦唾、爭請

纓誰云凌烟閣自昔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建

雄名

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烟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謾、山  
風響正想陰、夏簟寒老去不能窮蠹簡歸來便  
擬掛塵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  
城緬想豺與虎行當築鯨鯢傳車日邊來風當走

天聲

連日中遣主人齋金帛犒師者經過

黃旗三面至捷奏紛、橫

天險限南北長江正東傾諸君亦良苦唾、爭請

纓誰云凌烟閣自昔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建

雄名

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烟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諱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謾、山  
風響正想陰、夏簟寒老去不能窮蠹簡歸來便  
擬掛塵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

情十載厭鞞鼓，驚塵亂鳴鉦。蕭然洗病耳，為鼓一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琮瑋。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亂石拱高下，回環亦崢嶸。吾歸正自爾，猛士方西征。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盡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峰摩青空，東望烏氏光宗諱同。豈忘宿春糧，終媿一歛門。邂逅此相遇，傾懷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

當劇煩。未悟清廟器，朱絃列壘尊。我衰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肅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羨歸軒。寄聲能舢舟，想見浮雁村。清冷尚可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為  
覺涼風入軒窗，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衰謝。若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巒岼只欠蕭蕭竹數竿但遣飛流時  
漱玉且將歸思為翁寬

微風似與洗庭除石枕蠻藤不負予八尺方床聊  
已足可須仍要讀殘書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微何妨共倒樽  
中淥不怕鳴騶問道歸

羶穢初聞頻水清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兵

同入賊壘聊煩盡剗平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盱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  
城策一見真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冰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  
三語只聞詩壇自一奇援干戈猶戰伐紛簿  
領更喧卑應須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暮年懷抱祇公知疆論出處初  
無意底有文章更好竒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  
竹敢 中原趣下玉正曆盡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  
多恠堂上論兵固有竒夢櫟那求梁棟遠槍榆正  
羨羽翰早淮陽汲直猶高卧願看簫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耄沿海帥幕  
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閑情談鋒尚憶傾

甥舅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  
事却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濤波本不驚公

說之子罷遂昌令  
頗能言浙東民事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烟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  
眠山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  
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  
袖裏溪山每自隨  
欲識滄波無限意  
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  
亦自涼故應便北戶  
何敢厭東墻  
汲水聊為戲  
繡書却未忙  
平生閑與懶  
併覺味兼長

翰墨他生業  
山林晚歲心  
那知身已老  
但覺意增深  
捉麈誰能話  
扶筇可細尋  
晚來庭鵲喜  
似恐有

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  
清陰盡處有層峰  
應知六月冰壺外  
未許人間得蹙逢  
憶向中流置竹林  
萬錢無處買清涼  
只今路斷無來客  
自撥新篘醉幾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  
卧聞刁斗起連營  
幾看薄月當

軒過驚見陰蟲繞砌鳴洶、南江浮靜夜寥、北  
斗掛高城白頭心事今如許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傍簷依嶺月欹枕聽江  
潮瓠大何妨拙槎迴未覺遙可湏論乞巧河漢望  
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殊勝木奴洲使君自喜鄉

閩近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川楚  
越已先秋原頭兵馬今多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款  
神龍仰空但見屯雲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媿無  
功神弗福願看一洗主天瓢未湏震暴如車軸  
今幸淮西虜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伐紂報  
豐年今者驕陽豈天意求東三茅西采石塔中至

人肯徒視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款荆  
扉舊繞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  
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  
諧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復  
安排

插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曝闕庭  
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湏重檢校扃鎖莫  
令踈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祇擬轉羊  
腸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兩溪渾在眼似欲見  
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廡幾遂得  
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晝  
欲暝坐睨雲物占群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  
民輔明主作書未敢訟風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日噴薄雲霧隨  
飛騰中田勿憂龜兆坼條忽便看溝塍盈老農何  
功報神力但趣官租飽軍食中原卷盡胡無人爾  
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々坐達旦去冬以來偶

不作遂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酬  
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  
聞好語傳時詔屢下存撫江北流人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  
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

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

孺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堪杖策衰年耳  
自厭鳴鉦角巾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月映千  
山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  
似過橫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密覆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苦無公事妨  
人樂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潮平分騰水堂前池與湖水

通北山路近得青松

近我北山松百本

恠翁歸意何能緩

新築高臺見卧龍

園中舊不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託左符閉閣漫憐公  
事少投簪敢訖宦情無車聲早已吞窮寨使指何  
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閑契濶易驚成

歲月追尋空復望江山  
暫留客枕聽疎雨時久旱方得雨  
遙想吾廬掩舊闌  
落莫歸心誰與話  
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光宗諱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

晚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  
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  
纏今晨偶乘興適此宿  
從賢零雨洗驕陽  
谷中聽流泉憑高快遠覽  
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與我

常周旋誰云喚不應汝意自不度

余自到鎮每雨賜祈寶公塔未

嘗不應麥隴稍已滋橫水漲微漣佳城倚華表拱木

埋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不復聞怨鶴茅

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羣峯鬱相先回風送遠響

墟里生晚烟吾廬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經幾年我衰倦登臨坐愧雙行  
纏忽驚山陰集邂逅來羣賢俛仰弔前古高談注



淵泉千巖過宿雨餘潤滋麥天顏簷翳岷壁過午  
不得旋像佛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毀此邦心亦  
屢稍欣臺殿新廢沼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僅作娘  
捕蟬相傾走掣電詎暇安枕眠六飛暨東巡恨爾  
不少延孽胡久凋殘屈已今我先衰憊乘一障無  
功記凌烟乞身自茲始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諱立總領吳德素運使

章思召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同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去歲辛酉謝公不可見廢壘

蔓草纏三日瞰坳牧所懷多昔賢坡陀北城諱宗

城北有謝公墩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

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孫權定都孔明初勸之惟初鼎足計

用意良已度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  
花密葉未有蟬高臺略回遠綠野浮羊眠午陰久  
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嘉客先老大  
百念息爨餘豈遺烟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光宗立夜語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

余營石林今冠服豈不幾三十年矣

榮狙猿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他日得

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頽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  
玩兵久亦悟終好旋扣關復請吏搖尾志頗虔休  
兵固有期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  
十日對榻語夜窻了無眠賈生待宣室趣席方招  
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趺坐看

爐烟功名會及時佇子論燕然

用前韻送

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蠶已老翻自  
纏竭來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入燿火通  
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  
歌勞旋上書苦祈哀傾寫志已虔坐懷北山巖未  
見西溪漣人言搏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携手客  
可忘曲肱眠首鼠信禿翁胡為尚遷延子來幸暖

熟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田烟索去何  
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爾瞻泉聲分寂歷草色借廉  
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踈懶意况與病  
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

衆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  
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

光宗諱

雲邊此意

真誰解騰作新詩與細論

水檻新開似浣花傍溪湏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  
宏酒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是憐

風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期平生不作宣  
明面浪愧將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  
也今徙西溪作雲茅菴因東崗為小亭  
號茅諱光宗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  
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飲亟易之乃  
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

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云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更喜同  
杖策得意遙知了斲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  
借境中人歸來袖裏傳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荅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

八功德水在定林寺  
址宋舊名悟真寺

覺城東路

更鄰臺傾劫火無遺燼寺經兵地轉奔風有伏

輪但遣籃輿從來守深知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  
千秋意不必山陰記暮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牀羨汝鄰歸計甘從  
短帽倦塗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  
期十八人尚許一樽仍破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是日  
客會者二十餘人以齋集不置酒

次韻馬叅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夢繞茗溪十里青苦厭簿書迷

老景坐懷丘壑寄顏齡稚川可復尋勾漏靈運能  
忘過水寧疊石且從開小徑寒芳仍喜報餘馨天  
工未擬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  
窕沉鈎真欲釣清冷已看袖裡携東海端向籬中  
得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  
余前領  
崇福明道洞霄宮祠九任二  
十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叅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答

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  
文舉但恠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  
寄每丁寧遙聞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  
鶴未應真怨別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  
遠風好常隨禦寇冷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  
石為屏瀛洲學士頗追賦尚記滄波接洞庭

卞山後即

太湖正與洞庭  
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 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冥欲混車  
書黼扆猶丹陛飈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  
樓居

帝業承瓜映天倫映棣華千辛乘接統四海自為  
家畢郢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壖驚指顧行路泣  
悲笳

脫屣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  
藏付託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栢城森渭水空愧寢

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屋本非  
心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  
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  
巡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如已矣揮涕灑  
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公族  
冠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  
長筭我懷崇蘭居多學真一貫束髮踵癯儒長檠  
媚空案胸中行秘書領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  
石終自判中年立周行杞梓見脩榦雍容視出處  
未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  
宸正訝歸稍緩 為棄天閑一往謝羈絆黃壚閉  
白玉萬事風雨散訃來為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

錦囊心無復銀鈎腕柯山眇何許日月忽已換平  
生渾金質反覆要熟看 寶琢寒泓誰 撫遺玩  
尚有千字碑臨風寄長嘆 叔問三衢新居號崇蘭  
館字畫猶妙蓄硯甚富  
皆奇程致道作埋  
銘叙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 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  
所嘗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鈎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泰山  
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瓘然不暴其剛下巖之  
澤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仍即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靡之勿利挹之勿槁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藏無聲勉子筆端護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州治前  
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  
頤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右左銘

史之勤民如井曰助民之從吏如井曰趨惟吏與  
民毋或自戾敝則斃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求歸未  
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似菴而為之銘  
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

孟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賢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  
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  
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虜臆秀澤著履  
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  
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

無住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履殆不可辨  
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因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遊  
者以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嬉笑叢山扇神手縱  
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拈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  
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  
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因孰為正觀惟阿那

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  
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  
觀慈觀等大圓鏡頽然方牀如夢中事山河大地  
一切消隕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  
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  
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  
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欽宗諱夫見其所  
賦主聖臣直聲言於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  
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  
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  
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欽宗諱夫見其所  
賦主聖臣直聲言於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

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  
首中選後為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市排  
黨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  
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竒始天下  
名文章稱無咎文替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  
欲挽千鈞文潛客行靖深獨若不得已於言者二  
公各以所長名家不以相易而居實之文氣和而  
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每

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替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  
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  
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徃游俯仰如前日事居  
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又  
不幸不得盡傳於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  
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

矣其傍有海棠一株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適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嵬即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書鄒氏志

欽宗諱同曹祖陰德詩後

其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公蓋尚少厚引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諄諄累數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

復能推其所以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故責報於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於前而位不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於魯此詩不但鄒氏傳寶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

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  
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  
穎士來道方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  
罹其患然治法有證傳於經絡效於日數者不可  
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  
皆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於形

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文不能察情以故  
殺人不知其幾何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  
隱奧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  
遍曉復取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  
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吾書而用  
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  
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亟為鏤板與衆共之使  
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



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師子畫像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常恨絕蹟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

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

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稿次為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間關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耳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其為

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罷領宮祠居吳下云、後闕

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  
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氣節卓然  
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  
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概論其過一  
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  
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  
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  
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

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于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

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生平所為文欲厲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

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  
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  
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  
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  
甚致道之文固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  
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  
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  
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  
而譬學於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  
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  
屯戍連營城郭鬱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

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  
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  
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  
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  
甚致道之文固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  
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  
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  
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  
而譬學於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  
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  
屯戍連營城郭鬱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

易無從得於是凜然惧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  
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受學官使刊六  
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  
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有也顧余老且  
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  
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  
亡經且如是而況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  
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效也

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  
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  
敢他費乃用徧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  
北偶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重屋以遠卑  
濕為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  
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  
紉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  
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

勉於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  
思讀書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  
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末乃曰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以為俎豆則

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  
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講  
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大道  
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  
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  
無足恠者蓋理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於  
滅絕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  
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尚不可



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於天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甲於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顏垣敗壁毀壓相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路比豕突鞞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

康為留都蒙恩復昇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址盡撤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片講肄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于前不侈不陋不及庖園固不畢具既又作小學於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

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荳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千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下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旦夙興籩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潔嚴史告時至以次就位正笏垂紳佩玉鏗鏘降登伏興

卒事無違禮成受釐濟爵于阼觀者數百人皆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曰嗚呼子衿之作鄭人之所耻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國者其亾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儉勤治天下克復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

上帝監觀亦既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於茲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邦廓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求先聖眷、俎豆之意相與後先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后後來者其有改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徃來不與建炎己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薄建康軍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於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居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

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  
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  
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  
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於鋒鏑敲  
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籍血流通道  
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絕者官軍  
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  
骨皆覓片行者更踐蹙居者雜卧起與瓦礫荆莽

相半也紹興辛亥 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  
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為募為僧若道  
者收瘞果數至二百則得度于是州之寺五得其  
隸業精勤者一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  
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  
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  
之人欣然皆樂効力閱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  
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

次入于穴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  
之殘酷不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  
將為斯民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  
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  
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  
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  
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  
福與奪實將聽之其曰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  
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蓋不為量數  
而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二而收之於  
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之冤則亦必有聞  
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  
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  
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  
蛇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

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家督役者兵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及之於默其為法名之曰

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云者豈有物實之者哉然猶意其墮於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

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  
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  
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  
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一而不二者乎自  
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  
於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  
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務為峻宇  
高甍彫刻綵繪備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

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  
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  
無幾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  
蘭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  
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  
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之日遠其本  
建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於江左為名利更兵火  
以廢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

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  
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  
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以正法眼  
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  
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  
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  
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  
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維觀世音  
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  
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人寇壬戌渡淮  
據合肥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  
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丙子又敗之於含山戊寅  
又敗之於巢縣己卯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  
之壬午又敗之於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於關



口丙戌又敗之於仙宗丁亥又敗之於柘臯己丑  
遂敗兀朮於店步復合肥庚寅王師入廬州賊盡  
過淮奔乙未班師乙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  
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絃歌  
之聲或可以却秦盜文德之州久矣某學無所成

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歛謁有愧平生惟俎豆  
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泮獻賦之意使無子衿城  
闕之嘆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甚民今去之  
七年以上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  
之重其有愧於神多矣強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  
往者不及而來者未知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隲

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其實預受其賜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其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月不雨至於今禾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境內猶不徧及閔之憂在於旦暮歷旬不繼則民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與法皆一遠邇何擇孰非慈

哀願矜恤迫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於彫殘安輯之餘則某亦庶幾免咎於強勉莅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履迫窮赴愬允有急而必歸艱厄更嘗蓋無求而不應今茲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卑之皆病願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藏亟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

庶俾豐穰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  
已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  
有興王師在塗調發屯戍無非出於民者歲或不  
稔公私皆病神豈重用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  
懇迫之言不待再三尚祈昭答在此朝暮願同彫  
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春多雨惧有害於梁盛歸命控祈竊仰干於慈  
廕亟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  
官藏困廩更寬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  
終日敢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浹卒  
荷鑒臨寒氣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

敢祇薦于菲誠尚有祈於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壩例若愆亢適惟敝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同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収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邇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孚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於山川百源而春秋

得雨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 足知水旱豐凶雖天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其待罪此邦無政及民于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幸禱事偶周而亢陽為灾時澤不繼苟復困之盖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 耆舊徧宗於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歷時總一書豈惟不容於王法亦以見神厭其

德而弗之福其之謹尤固無所逃若其區、未忘  
於民則尚惟聰明俯鑒朝暮之間賜以霑渥無俾  
重為民病乃罪罰當降子身則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旱暵之憂慄、危懼遍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  
龍呼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徃訴敢勤於行救此  
朝暮風馬在塗若聞指呼一兩三日澗壑流注焦  
槁盡興如手親拊敢曰時澤實惟膏乳愧我不德

孰逃神怒仰懷威靈自以民故奠筭拜賜尚弗我  
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餞于路鼓鐘  
嘲轟旂纛翩舞神德在人既飽既哺我獨何為永  
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時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  
神聽之不~~遠~~輒傾誠請潔躬以俟決日子茲凜然  
朝夕之憂彌切雲霓之望訖蒙霈澤惠以有年惟

神念民固重矜其久困顧我不德亦仰被於深仁  
卮酒告誠廟貌如在永言思報不解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  
溝壑者惟此一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止歲且  
三月惧不克濟則乏絕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  
請于有神冀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寬吏之責得  
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涸惟在南畝苟或罹  
於一歉即坐致於百艱幸茲春夏之交適獲雨暘  
之節疲氓盡力布種稍周惧迫驕陽尚資時澤敢  
祈覺力重憫凋殘特紆愆亢之憂賜以霑濡之惠  
遺秉滯穡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廩高困庶以  
償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歷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  
嗟之請仰于慈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菊然  
雲霧即見于崇朝霈以甘膏不踰於旬浹神龍效  
職帝命不違救焦槁于垂成整彫殘於既弊敢以  
往來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依慧蔭疾  
痛而呼父母有感必聞沈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  
自今以始不敢懈凌尚念鄰邦猶多懇請法慈無  
礙豈爾疆此界之殊民意所須皆東作西成之望

願均此施普及含生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  
民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聞民情  
所向有請必聞願除陰沴之灾亟正時陽之氣庶  
安疲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嚴疆

事民力尚艱懼迫常賜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  
彫殘區、此心屢干神聽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祈雨諸廟文

其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  
賜以時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蘓公私  
兼濟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  
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  
沴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苦是用惕然雖抱

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徧宗山川百靈曰斯民  
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  
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  
帝命豈惟羣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  
暮賜之餘澤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  
待於他時者推無替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亢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飢饉所憂常當師旅之



後方淮壩之罷警適雨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  
是惧雖遍走羣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  
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鑒惻憫其卒歲之危  
惠以崇朝之施少安彫瘵兼濟公私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遂周浹日耒耜  
起溝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  
有愧于中仰止靈山旋歸寶室傾城拜賜莫寫斯

民之誠行道載歡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  
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徃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  
興百靈並趨浹日五雨無槁不蘇愧我非德何以  
拜賜有吁必聞則惟神志徃餞于塗旗纛有光我  
心孔懷冒日而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  
皆民之收願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茲永慰民

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幾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  
氓方安舊業開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勤盡力撫循  
猶有溝壑之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  
期重軫曠瘠之責敢逃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邊  
固未忘于終惠危誠易感尚有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  
嗟之求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迫在此旦暮之間  
靈睨俯臨不難指顧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灾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  
月之間屢控無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羣情難名  
廣大之功惟切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迫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染盛卒蒙霽  
霈之祥盡消枯槁之患仰非明德熟惻危誠報德  
之心無物以稱有年之賜尚鑒不忘繼自斯今益  
虔祇事庶扶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返傾率土以纏  
哀逝聞靈御之還彌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

具存叅帝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  
化獨以心成俄興無妄之灾莫測蓋高之意雖神  
遊八極固無爾界之殊而夢錫九齡終屈羣生之  
望臣頃持從橐嘗通垂旒永懷未報之恩攀髯已  
遠徒抱無窮之戀隕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  
在神遊不返仗衛來還爰追在宥之初實際承平

之運典章文物粲方冊以具存華夏蠻夷奠海隅  
而咸服豈期禍變橫起遐陬撫恒嶽以北巡既窮  
朔易越函關而西度寧閒流沙俄成脫履之遊莫  
極垂衣之化臣拘縻郡紱阻造靈輜泣血書辭固  
難名於大造銘心戴德徒自結於孤忠

建康府

神凝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鑿輿之  
來後追玉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

格藝祖莫聞清蹕之音痛裂五情哀纏九土載念  
憂勤之蹟尤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方賴延洪之  
緒堯仁廣被尚懷過密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伏  
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空存馳心汾水之陽餘生  
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群克踐斯  
言夫誰易君如耕硯田既蓄既耘剪其蒿稂待以

雨霽及夫既登縻實不蕘如營大廈樸斲斧斤取  
材鳩工自楃及棼逮夫落成丹雘惟文念初相從  
不寐載欣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皂白太  
分肯獨我知擬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顧瞻  
茫茫邈其無垠孰拯孰援蕩其稜氣孰闢孰除獵  
其麋麇中夜起難卧不及昕謂此折衝豈惟三軍  
文武天子允集大勳擢君不次發其清芬豈弟之  
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醺胡不少留遽頌

江濱奉訃失聲心焉如焚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  
乎遂慈徃者如雲豈無善類孰為猶薰嗟我老矣  
童頭駑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今幾何時倏閱朝  
暉君不可還徒懷蒿焄古今同然逝波云：尚有  
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  
公至于莊歆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大夫莊歆

之孫盎然慈和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  
十二年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凋零  
存者幾人謂當周旋握手未幾一病莫留遽告不  
起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  
去來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歛以時服祭  
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癯味君之言僅隔晨夕  
殞涕陳辭尚君來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  
山同一雲濱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  
莫頻話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挾  
不死藥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蛻蠶塵幻化固然  
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越暝晨中間憂樂曷可具  
陳凌雲超然一笑天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  
何為淚落霜草緘辭寓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於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惟時導  
師凜若水玉惠然我從實慰幽獨兩居既成左松  
右竹為山水牯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  
仰三紀條如轉轂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  
未免凡俗無縫之塔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  
宿子孫無忘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錄其勞進

職資政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  
賜我顯祖爵而詔之曰爾祖實浮於名莫克究厥  
蘊惟爾慈孫嘗登揆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庇于  
嗣人某隕越感泣惧無以承 天子休德而私竊  
自幸我顯祖之遺烈餘懿實獲暴耀九泉屬以再  
留聞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夕不敢寧謹遣曾孫男  
右軍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机  
宜文字模奉告歸省虔薦于墓道尚惟明靈鑒格

某不勝悽愴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憂未嘗一日而忘尚惟天子仁聖時得追責九泉潛德懿行猶以表見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後凡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禮成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于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

亦已至矣而某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札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某引領東望涕淚悽愴不知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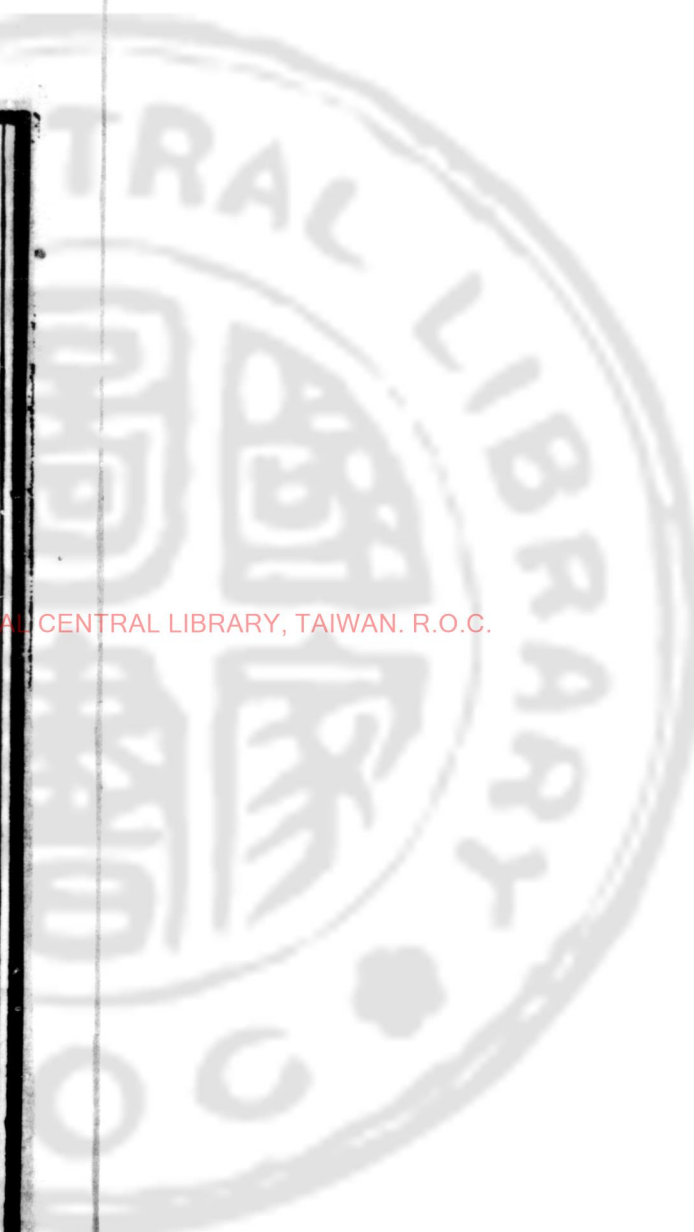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鑰密護宸  
居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其中謝伏念臣去違軒  
陛俯仰十年退伏丘園栖遲一壑念多壘尚艱則  
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息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  
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



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之復誤詔除力彈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也候甸何止臨踐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渡東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何補欽承威旨暫假歲時疆場無虞倘竒逃於謹累冕旒甚迓尚終冀

於慈憐

謝傳宣撫間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之餘曷稱褒嘉之遇臣某中謝伏念臣迂踈寡典齷拙多艱早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慈猶叨委寄愧懇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問措紳改觀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欲勵迹臣念其嘗  
事軒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領未忘報國  
之忠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壖地廣敵境秋高明  
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寇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  
願竭疲駑少酬聖造

謝乞官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  
後懇期莫效被寵惟危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病餘

生空疎末學盡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  
之時豈能免過故瀝誠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  
意寬慈疊形鑄諭推之不去深有愧于吏民義弗  
遐遺特見收於君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  
念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于愚分而  
退人以禮尚期曲盡於眷存故捐體貌之隆少假  
羈孤之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猶馳  
何取疲駑之用器已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 天中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  
頌休明所暨呼舞攸同臣其中謝竊以定暴亂而  
致太平孰不期於真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  
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惟 皇  
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覲之歸久  
已仰吾君之子脩文武聖神之德是宜為天下之  
君茂介純禧莫隆茲日臣外司留鑰阻奉壽觴俯

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太中大夫表

賞必眡功既誤褒嘉之實老宜戒得重貶貪冒之  
訛退自省循惟保隕越臣其中謝伏念臣久從幽  
屏再荷使令戎事猶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  
報敢期爰已以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  
於閑散幸苟免於曠瘼方俟矜從反叨寵數銘刀  
何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幾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高明委照博大無容光宗諱勵  
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致  
此迂愚側存記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  
邑初營冒稱保釐之守漢儀漫見終 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于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于大  
人慶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  
王之業孰盛於仁畫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

頌聲之所美固臣子之樂推恭惟 皇帝陛下出  
震延休乘軋撫運體聰明睿知而不殺我武惟揚  
脩剛健輝光而日新無遠弗届宜鍾百順永錫萬  
年臣久遠清光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跡莫跋於簪  
紳望海朝宗心徒傾於觀國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  
效於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

幸受寵居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豪髮可論之效  
豈不曰知難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  
為曾餘生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正嚴誅驅太原北  
伐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  
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教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矜存舊物駕御羣材觀臣鄰于股肱蓋欲奔趨  
而承事以爵祿為砥石又將磨礪以勸功重假袞  
綫申加獎飾佩景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  
稔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至之郊禋兼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  
為所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答  
海宇蒙休臣某中謝竊以鑿御省方已更四閏羯  
戎謀夏幾動三方用徼福于上下神祇亦云已至  
將增修于禮樂刑政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

深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  
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歸徃而不敢康履王業之  
艱難而思其始方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  
昏亡師不妄動祈福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盛  
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息言  
奉璋莪、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竊獲  
預庶民敷錫之歡

賀 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建宮內相方新長樂之儀脩物明廷遂正東朝之  
號凡居覆冒舉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於奉親  
孝必先於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  
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夙有  
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荐履艱危居  
懷定省邊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  
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



自成於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  
跋含飴之奉驩騰夷夏更寬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寔廢三年進律蓋禮厚而思  
隆深慙滿溢之餘更冒厖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  
起家寒陋遭世盛名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  
諸侯而述職曾莫效勤方大享之告成與敷天而  
同慶冒云異數更及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課獻之修輝  
翟胞閭均被餽餘之澤憫服勞之已久肆欽福以  
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  
地敢自比於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于漢  
秩未知報稱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  
荷眷慈特膺殊獎臣其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

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紂  
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楚惡已數十年  
亦冒喪皆亡之日戎車既駕我武惟揚敵所愾以  
爭先首推兇焰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氛慙無矢  
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因功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  
固回每盡于敵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於聖算欲  
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榮臣力以病衰懇祈退

免堯言爭誦雖莫酬君父之息不皆漢札紬書猶  
足示子孫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奉職不處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  
慈曲從貸釋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况  
迷簿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  
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強敵少盡力于  
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于閭里致令非意

罔戒不虞知重廢于官常敢幸逃于吏議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廟徽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  
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  
迫于終更俾不污於復累臣敢不勉殫哀懦深務  
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  
國之心

賀天申節表

發祥隕祉天用啓于永圖撥亂興衰世必推于真

主載偶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法禹儉勤約湯勇知懷旱麓造邦之  
業盡車攻復古之謀視國履冰靡不思於宏濟拯  
民塗炭皆有賴于至仁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  
之運臣拘縻疆場阻造治朝謠誦交騰孰匪松椿  
之願威顏甚迩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內府兼金尚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

不違顏凜天光之在望臣其中謝伏念臣久從流  
落晚際聖明橫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  
勵敢懷擇地以圖安第道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  
坤之大造誤矜犬馬之微勞既俾後圖仍申好賜  
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之所將殆  
非前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光明下濟博厚兼  
容正陪都管鑰之崇欲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  
用聳三軍故憐簪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  
而任重恩愈厚而報難臣敢不勉務消塵益扶朽  
鈍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  
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惧干於明憲再命而偃忽荐被于異  
恩不稱所蒙重慙非據臣其中謝伏念臣早由疎  
賤誤竊寵榮 先朝濫寘於從班本無報效 陛  
下擢登于政路已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

乞身而退屏建謀帥閫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于  
苟安而無歲不祈于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  
鼯鼠五技之既窮亦駑馬十駕之何及豈期過聽  
更責後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貌羣工作興  
庶政念其拳、忠欵初非有愛於餘生察其齷、  
廉勤猶未遽罹于大過姑令代匱豈曰因能丁寧  
殆至于再三感勵難酬於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  
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于鄭俗雖廉頗已

老終無憾于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訖命出非常莫獲循墻之  
避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其中謝竊惟學士建名  
雖興前代近臣分職蓋始 本朝至于易文明頤  
問之稱剋祕殿寵褒之盛仰觀故事尤號殊榮爰  
歷艱難蓋多勛、以舊臣宣勞于外固不乏人由  
建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寔而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于賢、蒐選之間每有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傾竭于餘生恐終辜于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出至仁臣其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荐蒙委

寄方戎馬戒嚴之際且早賜害稼之餘反側未安

彫殘易困雖無撓市獄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

名御

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  
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獨原  
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

柄並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宥所加終欲掩藏其  
過失幸其可再居不遑寧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  
衰病遵簡書而奔命未敢言歸託焚室以寬征度

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逢華旦欽頌永年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帝王功施夷夏兢業每懷履位之艱繼承方啟興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祿來崇閱三千歲之靈長用卜世膺億兆人之爰戴因不歸仁臣拘守郡符阻趨震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

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間是為周禮豈惟漢儀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基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明睿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居路在列鐘簋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流式遏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

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  
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違遠闕庭荐更十年屏處丘壑無階仰望清光  
犬馬恋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  
康留鑰豈意哀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錄  
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惟 陛下天地容覆一物  
不忍棄捐在臣齷拙非材盡死不足諭報但臣早



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  
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違遠闕庭荐更十年屏處丘壑無階仰望清光  
犬馬恋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  
康留鑰豈意哀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錄  
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惟 陛下天地容覆一物  
不忍棄捐在臣齷拙非材盡死不足諭報但臣早

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縷々再述今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違動多嫌怨而江左行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已被使令止以帥事尚不能稱職旋速謹累在於今日豈敢復有冒居苟貪收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何所容贖反復審思莫知自處茲實朝廷利害所繫非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進退徬徨臣已具狀控列乞賜收還成命伏望 陛下終始眷憐洞察

肺腑念臣竒蹇孤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 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宮觀別選良材上副憂寄干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 太上皇帝識擢寘之從班曾未少施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留備闕庭從容經闡每承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

所宜得賦分奇窮一違軒陛十年于茲屏迹山林  
雖有犬馬拳、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意簪履賤  
微尚加省錄適承人之再伴舊治而臣坐席未暇  
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徬徨恐  
惧不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民  
昔經殘破彫瘵未蘇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  
仰稱 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令兵  
屯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

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賜可人々  
歡呼皆如出自聖意至于感泣繼有疾苦臣當節  
次具聞邊隅目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萬一  
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  
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路仰瞻清光謹披瀝  
肝胆再具劄子奏陳 同前

辭免左太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留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寵仰犯

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殛迫于私義尚敢縷陳感  
惧交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  
既已命之則于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  
人無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  
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  
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  
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  
賜公命伏臣念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

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材  
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  
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  
縱以奉法循理齷齪廉謹濶略細過使得容身而  
去固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思妄叨非據竊惟方今  
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多尚  
廢闕正湏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  
不能上體聖意猶務貪得此臣所以尤恐懼震惕

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區  
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  
孰不人、興起皆有樂事勸功之意庶亦不為無  
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訓前甚明非  
至愚迷孰不知驚而况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  
陛下信賞勤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

不思曷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  
坐閑幾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一事見稱于世可  
報廩食之責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  
若芒刺在已今者待罪近藩甫踰二年雖簿書米  
鹽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為至於  
陛下愛惜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  
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况資政殿設  
大學士 真宗皇帝特創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異

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聖慈察其  
危情出于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許令特  
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耻止足  
之名 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竄大聰再勤明訓躅天踏地無所自容上補寬  
仁未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肯豈可更復  
有言迫于私義瀕至重于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

之年棄捐已久 陛下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  
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繼下度越常教士友太息  
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涓史之榮以光不世  
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 陛下高設厚賞  
以激行陳將使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  
臣職當外閫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  
之士何所于勸謂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  
此其夙夜震恐徬徨累日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聖慈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非特犬羊微軀私  
幸保全亦于朝廷典刑不至玷累干冒天威云  
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實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  
免則臣瀕江職守自有脩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  
大寇克定中原仰託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  
嚴例合推恩即姑使存留以待申命于異時猶為

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妄徑至  
淮甸驅集醜類竭國遠來睥睨江壖無所畏憚  
陛下聖文神武遂折元兇威申命將臣授之威美  
曾不踰旬以十五萬之衆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  
告六捷敗亡喪衄狼狽走遁名王貴酋奔踣于道  
壯士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伸人

神之宿憤雪 宗廟之深仇鼓舞歡呼中外一口  
自此擒馘先渠御名清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  
在旦暮臣誤蒙寄委實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少  
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米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  
常典仰知出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  
所當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

臣疎遠固陋被遇 三朝初無秋毫可見記錄脫  
蒙 陛下不次識擢內玷政塗外叨師闡又未嘗  
少有補報于艱難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終更  
陛下終始保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  
而天地涵容尚使超進寵名俾仍舊治方極隕越  
乃復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夕震  
惧無所自容無緣躬詣冕旒按露胆肝惟幸天日  
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超躡過分具奏辭免願請閑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賤微仰干天造逡巡留令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壘有煩喋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竊惟觀文殿職名 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以上善罷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寅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

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時示褒崇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僥冒夙夕震惧無以苟安非常之恩既以仰承於異眷量已之戒尚冀少盡于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殫餘力未至遽速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火起居民遺漏乘風  
勢猛盛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疾在  
告即時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  
頃間分為西路橫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  
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  
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  
運副使王暉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  
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鑰平時

既無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御名預謹民伍致  
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  
自劾臣以職事不可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  
近雖聖王所不得私伏望睿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  
乞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  
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

某安職孤寒餘生仰載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  
自容緣臣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  
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  
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勉祇事至今六月又將  
滿歲伏念臣衰疾之餘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  
累嘗奏陳不敢再瀆淵聽重惟瀕江巨鎮外鄰邊

境兼總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貪冒苟處首尾實及  
四年曠戾日積初無秋毫之補 陛下息禮過優  
歲加寵數皆逾分量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  
謗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去春先還閭里垂白之  
年關於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憐曲  
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使  
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庶于晚節知  
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  
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鑄  
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造出于生成在臣犬馬之分  
豈所宜得威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  
山林誤荷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  
效而臣每不安位屢祈追屏實以德薄器淺難堪  
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

干淵聽今茲遷延再仕又已踰年疆事既寧人皆  
安業坐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  
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望  
聖慈俯加矜憫倘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  
幾免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衰瘁投閑久屏丘壑聖

眷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  
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  
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獲  
數月之間果速譴累仰荷 陛下天地含容不即  
誅夷許就閑寂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  
加精神筋力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  
必酒再致曠敗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  
事之際上負憂顧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苟當

愧悞徬徨無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  
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觀差遺干冒天威

第三狀

右臣草芥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極貸特寬慢令之  
誅未即矜從猶加鑄諭跼天躋地無以自容伏念  
臣才識迂愚首蒙 陛下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  
事十年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未殄尚勤  
旰食正臣于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

願避但臣量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是適以貽重累拳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追須至疊恩天聽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

免今任職事奉聖旨不允合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廢所居卞山迤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于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授告船家接

人指揮封服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廢前去之仕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追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狀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

南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二子眈眈見壺浸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年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世欲望聖

慈特依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仗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實具懇辭兩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怵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于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衆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彫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

兼以夏秋服涼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尤難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致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進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有犯宜即  
嚴誅聖度優容尚頒溫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怵  
迫徬徨今覆遷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頃至  
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今無他長遭遇聖明  
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  
報恩遇而竒窮猶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  
蒙起廢付之郡紱不遇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  
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

蠲貸之惠師也遵紀律之嚴因得苟逃大譴在臣  
私分僥倖已多哀瘁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  
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兼臣母年高昨者不曾迎  
侍前來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處欲望聖慈  
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宮觀使  
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成大造干冒  
天威臣無任惶惧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戾日多去  
載嘗具奏乞就閑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螻  
蟻微生上勤洪造徬徨黽勉久已踰年伏念臣犬  
馬之齒六十有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  
月以來舊苦肺氣屢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  
事責非輕若更遷延冒居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  
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使居住庶  
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  
嚴誅天度優容尚頒溫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  
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盛明過叨識擢出  
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  
踈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  
以來三蒙起廢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

八個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  
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齡浸晚豈  
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淂之寵伏望聖慈重加  
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二宮觀差遣曲  
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謹守廉隅庶亦全  
犬馬終始之義再瀆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  
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有言進退徬徨  
莫知容 臣聞人君愛養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  
不使毀折于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體膚  
必不忍傷殘于垂老此自昔明哲之士所以皆能  
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過竊寵榮已踰其分勉  
圖報效洩迫衰殘前後果具敷陳不敢更干天聽  
惟是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

繫最大而臣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肝食若不  
深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  
容上辜 陛下寄委大恩下負微臣遲暮本意則  
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不敢自比  
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飾俯  
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興轉一  
官者聞命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哀病無能過叨  
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兼逃官  
謗未知何名復月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  
聖慈俯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于愚分庶無累

繫最大而臣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肝食若不  
深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  
容上辜 陛下寄委大恩下負微臣遲暮本意則  
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不敢自比  
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飾俯  
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興轉一  
官者聞命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哀病無能過叨  
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兼逃官  
謗未知何名復月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  
聖慈俯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于愚分庶無累

于公朝于冒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  
歲月雖久初無豪髮可見紀錄適幸兵革少休營  
此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蘇皆是朝廷成德所及  
于臣何有近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  
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逃  
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

例與諸鎮進官一筭已出無名緣事恐異衆不獲  
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自處今未居更有僥  
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  
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下同前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  
雖配天之澤初不間于微賤而省已無功終自慚  
于忝員徬徨隨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還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秩伏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伺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偶疆事遽興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伏念臣衰瘁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在今日正湏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已及三年

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義可以自列伏聖望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燾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幾粗免顛越之惧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  
竄殛更叨慰藉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  
於情義即欲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  
狂突過淮臣職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竊顧  
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醜  
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業業  
別無施行職事狀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 陛  
下不遺簪履之篤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歲黠

虜敗盟臣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  
兩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庸力  
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以素抱羸疾積久有  
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輒露誠請近者  
復經此艱危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  
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  
耗通夕不寐茶然殘骸幾不勝衣委是難以枝梧  
迫切之誠無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



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  
觀差遣伏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  
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強勉周施今又累月而  
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  
六月己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  
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閑秩使養殘骸上

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憊進  
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  
一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  
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  
起之閑廢付以一面雖夙夜罄竭疲驚自知無以  
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

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蹐以俟俞旨忽聞有此  
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寔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軍  
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  
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  
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  
一外任宮觀差遣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  
心曩被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  
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  
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  
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  
有削平之日俯求來効用慰舊民故雖留鑰之深  
嚴亦俾奉祠之冗散其本無善狀過假溫言屢自  
列其衰殘訖未蒙干祿可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

偷少不如人况燭武之已老勉祇承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曹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  
聊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友交歡  
伏惟某官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  
將力整于艱危用之行而舍之藏本無心於出處  
坐閑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悅恐  
干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廟謨凜聞廷議始雖

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  
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久預從游復同封守從  
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迹声猷尚託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迹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  
播輿論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兼安  
危之注意脩德齒之達尊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  
難之際蕭曹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閒

久勤虛佇衮衣赤舄方入奉於賜環熊軾朱轡豈  
尚煩於開府願惟哀弊奪在春知尺牘馳誠嘗獲  
伸于懇款高牙在望傷幸迹于声猷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眷義  
之不遺非裒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  
剛方夙彈稽古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  
結主知中外踐更猷為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

賦歛之圖凋瘵未蘇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  
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輟從  
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有超陞之寵旌  
麾在望款謁尚遙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  
調攝益順導于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便郡已隆舊強之恩授鉞齊壇復重元戎之  
寄始傳淇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

恢遠廢荆榛而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  
而振王威何止劉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  
銘勛已著于鼎彝濟難方圖于舟楫中辭宰柄久  
佚洞庭惟聖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  
宜受祀之既多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  
載瞻北闕之光輝擁淑旂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緡顯司留鑰舊疆來復方當開闢之初聖

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  
兼隆入參帷幄之謀備宣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  
竭勤勞補事勞之竇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  
遇某官拔茅與其彙征采菲不以下體方流言竊  
詆獨深亮其無他逮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  
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衣之安吉未  
知為報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懼靡寧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螭除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郡暫慰遠民間遠聲  
猷屢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貶  
緘題過勤行李竊審剏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  
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  
既深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  
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恩毋久淮陽之治蓬門杜過  
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接鄰疆之封壤更  
祈保衛別迓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  
行孚號肆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  
佐時總御六師卑席將門之舊御名清四海屢扶王  
室之危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  
固存定邦廓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  
陞愧修慶之未遑辱緘書之有及感銘之至敷叙  
莫周

回王正字啓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時錫異恩除書始  
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  
博極羣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且  
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  
選決科早冠于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  
于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  
士友爭嘆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哀年猶及承

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太中大夫謝執政啓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  
己之方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  
世多艱方強仕之年固已自投于閒散豈既衰之  
後反求貪得于湏臾况風波荐履于畏塗而荆棘  
親逢于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嘗廩食之私矧惟  
服力簿書何憬彼犬戎復于虎旅雖王赫斯怒所

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况仇葛未蘇  
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攜咸知効順倒戈  
內附豈惟見於前徒免胄縱觀孰不歸于吾父一  
蒙開納盡洗腥羶某久幸從遊欣聞播告莫遂瞻  
承之志徒深慶指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望已交印紱承流問俗具布條教歡謠初  
播于里閭翰墨既勤于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

世號名卿奏刀砉然所遭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  
有往非著鞭可先久屈祠宮暫煩便郡雖長沙國  
小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於臥治願惟老  
病屢請歸閑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方荆榛之  
未剪戎路尚艱重慙推轂之無堪猶獲同舟而共  
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



之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無  
奇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  
加多故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  
沐橫恩茲蓋伏遇某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衰  
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使皆興起仰  
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  
代置願管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  
師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  
歡廢恭以某官勲高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  
戎孰出三司之右總將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  
聳中外之欣誰雪人神之深憤某復聯疆事首奉  
捷音歡抃之私敷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

寵祇承春渥冒獲牢辭伏念本某之異能過叨重  
寄空疎之學固斐然不知裁之戇拙之材况老矣  
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  
章何期避劇以求閑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  
人共笑其鉛刀雖強已陳已亦慙其芻狗茲蓋伏  
遇某官杖衡物柱石本朝追叙禹謨協九功而  
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皇舍舊以圖新  
姑亦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潁川

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  
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  
浼記室哀耗弔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弊連日撥  
遣冗滯數百事似少以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  
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

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西淮本道  
乃在腹裡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  
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通據目前  
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其遠近略同必  
無安靜之理今雖東偽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  
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  
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  
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

宣撫西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  
固吾圍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爾甲寅歲  
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  
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  
保江必先固淮曹捺不能越濡湏符堅不能出渦  
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  
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  
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他州而

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  
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  
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  
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  
于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  
潰兵剽略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  
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  
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

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  
恃江以為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  
不聞廟議既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召公之困誓不  
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  
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  
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  
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非其職  
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

言以荅毫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進中  
忽遽上狀必獲呈跪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  
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到偽  
榜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  
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為者  
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

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  
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  
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  
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  
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  
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退避  
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  
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筭惟一切反此內力為

守備使織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  
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 必以  
謬悠之詞迫我而不敢來若疑而來決則必且擁  
重兵而江以嘗我 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  
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務  
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  
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  
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

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  
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  
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未栽插已  
徧脫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  
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為形跡輒僭具稟達  
繼此有可效區 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寬明貸  
亮日痛牽強書不成字餘祈陪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卽辰  
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託季承晁撫幹詣  
屏下稟達必獲塵浼前日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  
西江東西湖南地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  
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  
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卽已取會諸  
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  
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

已雖虎豹麋鹿猿鹿野獸等并死山林原野所在  
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犁田已插秧種時用  
牛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于秋冬  
間為來歲之備爾其所損路分自湖湘至唐鄧無  
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  
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目不可致兩浙  
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  
暑而行緩日僅二三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

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  
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多則不惟難得  
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牛者多奸弊疾病老瘠  
所遣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萬一強之使行  
或倒死道路或至此度未已而細民惧死必償直  
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同其卧起之節水草之  
候兵卒所不解須寄養于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  
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

遍歷農畝其言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  
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唯恐後而民言似  
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聽採如有  
可議即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蚕亦無害數  
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晝夕遂稍足行宮園本  
間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傳說中間與禁  
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西欲侵為廊地張少  
傳已先築牆展出千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諳矣餘



更俟命煩瀆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  
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甚、高而進陟經闈  
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嘆某勉強已兩月前  
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歛二萬八千匹芻  
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疫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

更俟命煩瀆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  
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甚、高而進陟經闈  
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嘆某勉強已兩月前  
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歛二萬八千匹芻  
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疫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

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  
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  
須各極其說而斷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  
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  
魯人所謂疆場之事名御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  
而戰又何謂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  
戰而旋謂無一可守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  
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而

身任之乎抑意各有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  
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  
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能必必固要之戰  
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強弱進退之間惟  
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為往慶  
曆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  
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戰  
守參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廟議欲遂從之而

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  
且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滔沒者  
贊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  
舟徐文輩既皆為其心腹近復聞以酈瓊守拱州  
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  
得不思惟計戰守者而盡和議成戒固受其利不  
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  
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攜來謾錄附呈恐或可佐

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  
戒夜中偶不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使人故私  
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  
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  
當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旌鉞啓塗中  
外經濟不無少勤廟筭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

敗後別未有動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  
惜其衆恐亦未必一刃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  
少師出軍已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士極銳有  
自殘請行者殊可喜嘗與之商確賊情似有乘間  
欲奮者計已屯壽春伺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  
虞令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  
於張累數千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隸  
部曲即自刎首准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

諸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為方略包籠之  
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可詭以成功惟  
摧貨務積鏹截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日之備而  
省劄連下支太平州樁管典劉錡激賞除絹外皆  
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那移究撥具申明若不足  
數或當于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降必不  
能辦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札錢帛及諸司於格  
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斥堠鋪點檢羌齊

整比未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極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々數日前不得已作留守司榜具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本職瀕江合措置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留以待面稟軍民延跋前駘以日為歲敢乞趣戒莫府俯徇羣情正熱餘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謨論權貸務書

某啓近嘗附問以拜來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

日伏惟台候萬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孰急于此非牛刀餘刃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衰苶無補坐慙尸素已上章請閑旦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間猶須任貴戶部大軍錢糧忝預總領自去歲冬權貸人納大虧中間幾至乏絕殊可寒心偶府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密獻于朝以為有三十萬緡者遂畫旨許允撥盡輸二十八萬緡僅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權貸之窘如

前問之蓋緣昨罷戶部回易庫賣鹽羣商疑法必  
變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  
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須再下一黃榜委曲  
申告必不變之意庶或退聽今二月所支全未有  
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以誠告不惟有司  
未有以塞責兼朝廷一失略計之已百餘萬緡鹽  
場但支持次舊鹽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觀無肯  
先下鈔者則有出入所失又不止此豈為小事

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至餘冀倍萬自厚不宣

典秦相公論臧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  
即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記徐度司封上記必  
獲 拙蒙庇粗遣臧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

正名分嚴賞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寃不得不盡其  
其情但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  
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少伸于

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党更相與  
奪故名實倒植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嘆  
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  
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  
言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  
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賊吏可比有司具獄  
略見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  
匹錦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

木二十條此其證佐來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  
牽連雜見尚數千緡典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  
問也不識為長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乎正今日  
隱惡劾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  
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  
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初  
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析納見  
錢 貫省蒙 上開納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



始傳閭境歡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恢違戾  
多折至八貫省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詔即奏削免  
勦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  
入已朱鈔其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  
不應奏本府亦縱而不治他日曾恢被罪披訴朝  
廷覆視得實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何辭以  
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  
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

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  
自以為嫌其所以於遣官体究得實之後判然不  
疑力伐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幾忝以大臣守陪  
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奸少止羣兒妄譽誤  
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尚敢伸其  
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  
齊以礼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  
者朝旨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况其甚

者流落半世正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觀望  
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  
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未期之至此  
自是竒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  
日為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  
晤省竊恃眷予煩喋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  
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  
興運倍加保重謹上狀不宣

荅王從一教授書

某啓只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  
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  
感激無喻秋高喜承迓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  
所欽味校正太白集尤見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  
義多事讀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  
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于絕  
學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于

經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幾焉早歲聞先達道劉仲  
原父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  
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  
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侯  
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矣然後沒王而絕  
焉此考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不朝之節  
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說  
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沒公也魯沒公不書或諱

或貶此論弑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不朝春秋  
立法亦不專在威弑君不討雖周王亦與有責焉  
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僖以妾為母書  
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威與  
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于不朝而錫命  
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  
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欤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  
王者天下之主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

因威而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過是天下皆無王  
矣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  
則于數之周一見王亦嫌于無王者也至十八年  
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後王所以治王與威也  
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  
終不見誅于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曰  
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垂  
來世此不為周王與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

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  
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不通于春秋之義  
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因于史蓋當時  
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免討衛州吁  
弑君石碣問定君于石碣曰王親為可此朝而  
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來討公子喜時為之請  
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  
周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得而易焉故春秋凡

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  
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  
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  
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  
文于未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于一王之大法  
乎竊以是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忘又適書沓至酬  
酢不暇以長者好學之篤不覺發此云、亦哀斯  
道之將墜也不識以為如何有所商確却與一諭

漸涼萬、珍愛不宣

又荅王從一教授

某啓稍不聞問方深瞻歧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  
初暑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  
荷厚意解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  
月與不以日月為例莒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  
多但反欲定專門于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  
學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交攻而

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者掇果皆出於吾先君子散而之四夷八蠻未

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欲于數百歲之後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為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其在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為燕

而泫然出涕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察于先王之道者明求于典禮者詳質于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禮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家不可謂全無所得其合于經旨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編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

前與否而遠謂決不可得其實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兩日適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宣

荅尹穡書

其啟頃張暘叔書來數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願發絨疾請則文辭之奧議論之博蓋又有暘叔所未能盡言者誦咏慰喜之懷不待言而

可知也即欲為報屬疆事遽興春末粗能枝梧身後大病久之少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者不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肅即日起居住佳健不知尚且食獄祠之祿否江西連歲戎馬安靜憂旱間不止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暫臨幕中復念勉

留于此自不作久計來春僅及解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所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倍萬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

城之西舊治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唐保文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夷圯慶曆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年城郭丘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



塘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無能復付之  
宮鑰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請于朝下太常賜公  
廟額曰忠烈于是為正室三間以設公像列公世  
子贈散騎常侍珍次子贈奉車都尉盱從公俱死  
者于傍以侍中稔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  
增飾兆域名木其芻牧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  
僚吏奉少牢之奠告于祠下初建康之民去公遠  
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屹然衣

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歔歔太息或至流涕皆有  
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  
人豈但教告毆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  
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  
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群力衆智而成其間  
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  
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  
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

不曰王導之功嘗謂吾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于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麗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以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

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溫太真嶠精誠遠慮明見事机曰蔡道明謨維持紀綱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宗光諱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于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欽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

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晉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  
本根茂洪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  
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與援棄  
捐名教資清言頽波一律來渾、卞公特立尤雄  
尊卒殉以身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清溫寧公已死  
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閭血面訴帝忠不寬歲時  
來臨從旗旛覽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屬橐鞬

下睨豺兇猶齧吞新宮崇、俯前軒揭名日星自  
今思潢汚之水薦藻繁哀歌節緩芬桂樽祥颺颯  
然下脩則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  
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喜劇談當  
世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

意極口詆無遺辭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強記工  
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擬拾人所  
棄遺少加槩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  
隱溫庭筠當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容致之方回  
有從有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  
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不方回微廉得  
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  
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州某時盜某物入于家

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  
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  
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  
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竒譎知名而  
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  
論辯蠶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方回  
所為詞章既多往々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  
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

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籍右選李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判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丐人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泉識慮深遠儒學餘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役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為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  
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  
賻聘未幾二子以周君葵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  
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  
延釗之曾孫祖 父彥羲母王氏夫人幼莊栗謹  
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  
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  
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婦之事

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  
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  
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  
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忠文公叔  
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  
再告急忠文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鄧州  
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  
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

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  
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  
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  
母來故迎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  
于衆南下至枣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  
辦君帶兵知枣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  
在不敢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  
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交事侍夫人避地

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略烈丈  
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  
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  
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  
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  
山之原長男公棊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  
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  
事女適進士沈師奭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士

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祕閣權發遣襄陽軍府  
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行彥衛孫女  
適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叅軍韓恂胄夫人平居寡  
言笑不見喜愠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  
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  
內典嘗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  
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  
女史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

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  
言可以回強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  
銘已銘曰

赫々勲開

慶源委長

奕世戴德

纘懿流芳

篤生夫人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內行潛脩

來嬪大家

令問肆揚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孝德弥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

中原多虞

挈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深惟懿德

宜享百年

爰卜新居

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刻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輅謹題